

黄梅时节,人是容易怀旧的。杨梅浸润时光的味道,外婆屋外的溪水哗啦啦地流,鱼儿自由自在地游。说到夏天,会想起杨梅的酸酸甜甜,想起儿时捉鱼的欢声笑语。那时的天,那时的水,那时的人,都被岁月的留声机清晰记录。时光在变,容颜在变,但回忆清晰如昨,往事并不如烟。追忆似水年华,会有很多感慨,梳理心情,用美丽的文字记录,就赋予了时光更多的意义。



那时那人那风景

杨梅酒

■周莹



楼下院子里的杨梅,又慢慢变红了。屋后院子里的杨梅,有的已经由青转红了。就差那么一点点时光的浸润,就变成了熟透的酱色果子。

春天过后,我就盼望着杨梅成熟的季节。

估计过几天,又可以吃杨梅了。我不喜欢吃杨梅,但先生爱做杨梅酒。恰巧,我的文朋诗友们都喜欢品尝杨梅酒。

虽然我不喜欢吃杨梅,但我却特别喜欢摘杨梅。摘杨梅,是一种体验,也是一种季节性的生活。吃着自已摘的杨梅,无论是酸的,还是甜的,心里都会洋溢着一种亲自动手劳动的幸福之感。更何况,我们还要亲自浸泡两罐杨梅酒呢!

记得以往的这个季节,杨梅树上的杨梅红艳艳的,煞是喜人。我站在树下,象征性地摘了一个颜色有点暗黑的杨梅,丢进嘴里,用舌头摩擦着杨梅的表皮,然后,用牙齿轻轻一咬,杨梅就破了,酸酸甜甜的汁液,在舌尖上弥漫,一丝丝清新之气瞬间就钻进了味蕾里。吃杨梅的季节,我最多一次吃过三个杨梅。

我对杨梅并不痴迷。原因很简单,童年的记忆中,没有杨梅树。杨梅生长在南方的水乡附近,我出生在大山深处。我与杨梅,隔着几十年的时光之河。成年之后,来到城市定居生活,才认识了杨梅树。我与杨梅,晚了几十年时间才有机会相遇呢!值得庆幸的是,虽然相遇晚了点,但总算相遇了。能够相遇,也算是冥冥中的注定吧!

杨梅成熟的季节,我家先生听了友人的建议,想要泡两罐杨梅酒。“你又不喝酒,泡酒干嘛?”他坚持自己的观点:“虽然我不喝酒,但我可以泡了送给朋友们喝啊!”我默认了他的想法,于是答应帮他摘杨梅。屋后的杨梅树生长得更加茂盛,杨梅也是果大、色艳、汁浓,比起前院的杨梅更诱人。前院的杨梅树,果子稍微小一点,颜色也是红中透青,咬一口,酸得牙齿都要蹦出来啦。

先生搬着家用的小梯子,我提着塑料桶,从前院转到后院,来到一棵长势喜人的杨梅树下。杨梅树下是花坛,花坛旁边是台阶。我把塑料桶放在台阶上。先生拿出一个方便袋,架好梯子,几步就攀到杨梅树上了。他右手摘杨梅,左手抓住头顶的树枝,左手手腕上挂着方便袋,右手摘到的杨梅,随手就丢进了方便袋里。我站在树下,望着树上的他。他的动作敏

捷,速度也快。最关键的是枝丫上的杨梅,都是一簇一簇的。密密压压的杨梅,挨挨挤挤在一起,伸一次手,就可以摘三五个杨梅。当我准备在树下摘几个杨梅时,先生却说背阴的树枝上的杨梅,还没有熟透。泡酒的杨梅,就需要向阳的树枝上的,酒的味道才会浓郁一些。

“那好吧!你说了算。”站在树下的我,只好等着接先生递下来的方便袋。我就那么站着,看着,他在树上摘杨梅。他摘杨梅时,头微微上扬着,脖子伸得直直的,眼睛在树叶之间寻觅着。杨梅成熟是分次数的,第一次成熟的杨梅一定是个头最大、晒太阳最多、生长在最透风的枝头上的。这是他摘杨梅的经验。

很快,桶里的杨梅酒满了。接着,我们回家,把杨梅放在兑了盐的清水中,冲洗一下,再浸泡几分钟。过一会儿,将其沥干,然后放进玻璃罐子里,撒上少量的冰糖末,然后把上好的糯米酒倒进去。

泡酒剩余的杨梅,还不少呢!怎么处理这些杨梅,我有一条妙计。把杨梅分成几份,用干净的方便袋装好,送给朋友们分享。分享是一种心态,分享也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。

我简单收拾一下,就拎着几袋杨梅出门了。给朋友们送杨梅时,还不忘约定:“再过半个月,我请你喝杨梅酒。”

“好啊!自己做的杨梅酒,一定很好喝!”朋友充满期待的眼神,让我心里甜滋滋的。

这一刻,让我感受到我与朋友的心,因为杨梅,靠得更近了。

朋友望着袋子里的杨梅,笑眯眯的。我也笑着说:“这些杨梅,我已经用盐水清洗了。现在吃一个,尝一下味道吧。刚刚摘回来的,挺新鲜的哦。”

朋友拿起一个紫红色的杨梅,含在嘴里。很快,她的脸上露出迷人的笑容。我知道,此时此刻,酸酸甜甜的杨梅汁,已经在她的舌尖上蔓延开啦。

杨梅酒,让我的家人和朋友们对生活,多了一份憧憬与向往;多了一份期盼与奢望;甚至多了一份热爱与执着。

“周姐,我还没有品尝到你家的杨梅酒,就已经醉了。我的心,醉在这份浓浓的温暖和关爱中。”

我刚回家,就收到这样的微信留言。

朋友的心,醉在等待杨梅酒的时光中。我的心,醉在朋友的这段美妙动人的文字里。

“摇呀摇,摇到外婆桥。”我躺在一叶小船上,船儿弯弯如月牙,波光粼粼如银河,我摇着,晃着,扑通一声……又梦见自己变成一条小鱼,在外婆家附近的河里游来游去。

我家住在大山里,可惜有大山没大河,山脚下只有一条潺潺的小溪流过。而外婆家不一样,她家附近有一条清水河,喂养了两岸的荷花香和稻香,喂肥了河里的鱼儿。儿时每年暑假,我都要到外婆家小住一段时间,大部分时光都在河里玩耍,洗澡、捉鱼、钓鱼……

清水河清又长,潭多鱼肥味道香。河里野鱼多,有草鱼、鲫鱼、泥鳅等,最大的有两三斤,最小的也有几厘米长。下午,山的影子刚遮住河谷,知了还叫得欢实时,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来到河边,两岸荷叶田田,碧波荡漾,河谷飘荡着淡淡的荷花香,而看着清亮亮的水中自由自在的鱼儿,哪里还顾得上去偷剥莲蓬呢?我们迫不及待地脱

夏日鱼趣

■沐梓



掉上衣,挽起裤脚,下到水里,开始捉鱼。鱼的狡猾不亚于人,要想征服它们,须动一番脑筋。我们每人选择在主流旁浅水处各挖一个小水潭,用河石围起来围猎小鱼就简单多了。为了不让水变浑,我只能慢慢移动我的双脚,弯着腰,双手深入水里形成一个半开的弧形,眼睛紧盯着水中的鱼,移动双手让它进入双手形成的包围圈,慢慢合拢双手,不断缩小捉鱼范围,直到把鱼困在手心里,再把它捧着放进瓶子里。

这样成功的时候并不多,往往弯了半天腰也捉不到几条,但是我还是很开心,感觉一点也不累。我捉来的鱼可不是用来吃的,而是养在玻璃瓶里,能养好几天,每天仔细观察它们游泳的姿势,看它们不断摇摆尾巴,小嘴一张一合,像是在乞求我放了它们。当看到某条鱼翻起白肚皮时,我会伤心的,好像失去了一个小伙伴。

清水河里的鱼多半是吃水草和微生物长大的,虽是野鱼,味却鲜美。每到夏季河里涨水,洪水消退之后,我们便学着胡令能《小儿垂钓》诗里描写得那样钓起鱼来。不过,我们是浑水钓鱼。浑水时,鱼的视线极差,很容易上钩。

钓鱼的工具很简单,都是自制的。悄悄从母亲针线包里找一根缝衣针烧红弄弯,制成简易的钓钩,用一根线绳作钓绳,竹竿作钓竿,组合起来,一个简易的垂钓工具就有了。再去湿润肥沃之地挖蚯蚓当鱼饵,就可以钓鱼了。

钓起来的鱼多半是小鱼,它们就像小孩子一样,眼皮子浅,嘴馋,易上当。偶尔也会钓到一条大鱼,免不了要炫耀一番。不过,即使浑水里的鱼听到了也没关系,反正它们也看不见。这些小鱼往往被我们就地吃掉了。在溪边干燥处垒石生一堆火,采来新鲜的油桐树叶,洗净,将鱼包住,在油桐树叶上糊泥巴,放在火堆里烧烤。这种模仿叫花鸡方法做出来的鱼,味道鲜美极了。鱼肉鲜嫩,草腥味已完全被树叶的清香盖住了,肉虽少,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。若是收获不小,就会拿回家和亲人们一起分享。糊着面浆,用香油炸着吃,又香又酥,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。这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来说,可是一顿大餐呀。

其实,我从未离开过外婆家的那条小河。它就流淌在我的生命里,鸟飞鱼跃。

